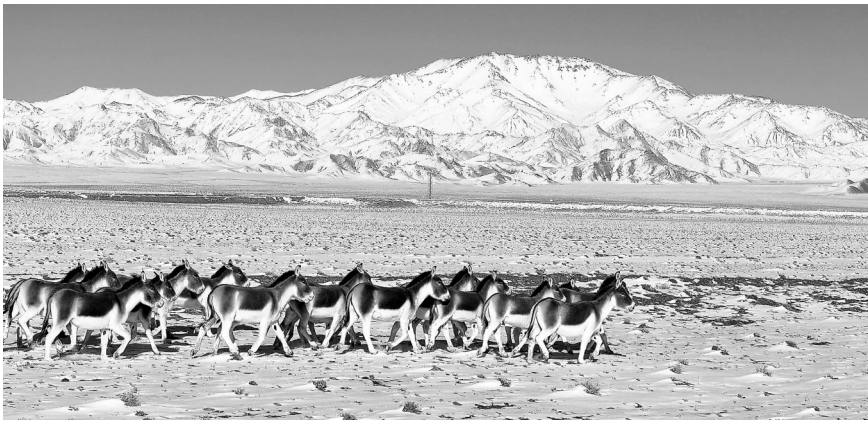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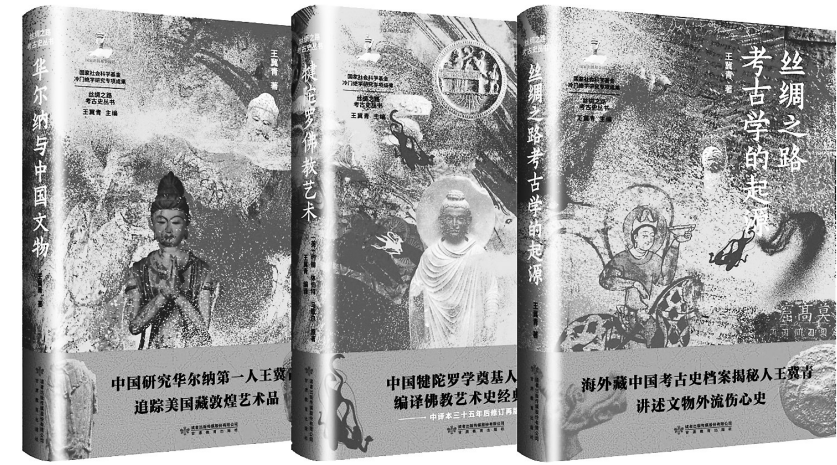


重推

甘版图书

梳理丝路考古史的发展脉络

□ 董宏强



活跃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带成群的藏野驴。别尔哈里

近日,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冀青主编的“丝绸之路考古史”丛书第一辑共3册,即《键陀罗佛教艺术》《华尔纳与中国文物》《丝绸之路考古学的起源》。该套图书入选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王冀青是一位非常负责、认真细致的学者,1989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本《键陀罗佛教艺术》,上市后遂成为经典译作,影响深远;2004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国际敦煌学”丛书(2册),入选“九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荣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其中《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一书,填补了中亚考古研究的空白。2007年,我们又出版了王冀青著《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为“走近敦煌”丛书之一,丛书荣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随后,该著修订重印多次,深受读者喜爱。今天,策划和出版“丝绸之路考古史”丛书,更是甘肃教育出版社与王冀青先生长期深度合作的又一结晶。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与交融,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典范。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选题举不胜举,涉及丝绸之路考古史研究的图书也俯拾即是。王冀青积累了几十年敦煌、丝路学相关研究经验和心得,充分发挥其研究专长,创新研究视角,突破前人局限,在占有丰富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观照国内研究现状的同时,放眼国际研究视野,从丝绸之路考古史的角度,力图为我们梳理和勾勒丝绸之路考古史的发展脉络。“丝绸之路考古史”丛书通过对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俄国探险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奥匈帝国的贝拉·施切尼伯爵领导的亚洲考察队、英属印度孟买民政局官员亚瑟·道格拉斯·卡瑞以及众所周知的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大谷光瑞等诸多人物或考古队在丝路沿线、特别是在我国西北出于各种目的而进行的考察活动的梳理、研究,勾勒出丝绸之路考古史的发展脉络和轮廓。同时,键陀罗佛教艺术的形成与产生过程,体现了南欧、西亚、南亚文明在丝绸之路西半段的交流,而其外传过程又体现着南欧、西亚、南亚、中亚、东亚文明在丝绸之路东半段的交流,在丝绸之路艺术考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将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约翰·休伯特·马歇尔的《键陀罗佛教艺术》纳入其中,

并翻译出版,以期推动丝绸之路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丝绸之路考古史”丛书拟出版30册,第一辑中除《键陀罗佛教艺术》为编译之外,《丝绸之路考古学的起源》《华尔纳与中国文物》皆是作者以其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科学院、牛津大学、日本东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东方学院,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等机构整理的考古档案史料为依据,结合海内外有关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重大考古发现著作而成。

《键陀罗佛教艺术》译本最早于1989年出版后,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被奉为经典译本,至今不乏求购者。此次再版,编者增加了马歇尔小传,将图版全部替换为高清大图,并对部分翻译文字作了更为准确的修订,在排版上图文穿插,更便于对照阅读。

《丝绸之路考古学的起源》则以近代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背景开篇,对丝绸之路早期的考古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溯源探究,包括最早流入欧洲的“佛塞斯搜集品”、在东土寻觅西天梵经的

第三次浪潮、李透代尔夫妇在中国西北的访古之旅、克莱门兹与国际“吐鲁番学”的诞生、斯坦因制定和闐考古计划的历史背景、藏经洞的发现时间、“国际中亚考古学探险协会”的成立等,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丝绸之路考古学史生动的历史脉络。《华尔纳与中国文物》则对华尔纳中亚考古的缘起,第一、二次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的组建,筹建“北京美国考古学院”,剥移敦煌壁画的经过、数量,与斯坦因的直接通信,关于华尔纳的评价等问题做了深入探究,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丝绸之路考古史的诸多问题及生发脉络进行梳理。两本著作使用了大量尚未刊布的第一手档案材料,且各配有100多幅图版,既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又不失普及性读物的故事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无论是从丝绸之路考古史的研究来看,还是从学术的普及来看,《丝绸之路考古史》丛书都极具学术价值,尤其是书中对丝绸之路考古史发展历程的梳理,资料翔实,脉络清晰,为学界所鲜见。丛书以大量第一手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托,探究丝绸之路考古史的发展路径及历史脉络,必将有力地推动相关研究工作的持续发展。丛书的出版,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特定历史条件下中

国文物流失的沉痛历史,进一步探究丝路文物流失的多方面、深层次原因,有助于引发当下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深思,唤起全社会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关注和思考。

四十年来,甘肃教育出版社经过几代编辑人员的不懈努力,在敦煌学、丝路文化等学术精品出版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出版优势。先后主要承担并完成《敦煌讲座书系》《俄藏敦煌文献叙录》《敦煌学通论》等11个从“八五”到“十四五”的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完成了《敦煌通史(7卷)》《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8册)》《敦煌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8卷)》《中国戏曲音乐史》等11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有300余种图书先后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励,其中多个品种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或入选“中国好书”榜。截至2024年12月,甘肃教育出版社如期出版完成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之《敦煌文献全集》子项目《甘肃藏敦煌文献》30卷,古籍整理已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出版板块,将来会有更多的古籍整理精品与读者见面。

《“丝绸之路考古史”丛书第一辑,王冀青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兰州水墨丹霞景区。马伊星

纵观韩乾昌的文学创作,其本质上是一场精神还乡之旅。他以游子的身份重返故土,在乡野的晨曦暮霭中,在田埂的蜿蜒曲折里,顿悟人与自然之间最为纯粹而朴素的生命关联。在他的笔下,故乡张家川是一个承载着土地记忆、自然灵性与家园情怀的生命共同体。这种书写方式,恰如其分地彰显了生态文学的天然特色——它既是对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疏离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农耕文明中天人合一智慧的深情回望。

在韩乾昌的短篇小说集《苜蓿芽儿》中,他将这些篇章划分为鹅黄、浅碧、嫣红、深蓝、月白五个部分,这五种色彩不仅绘制出了一幅完整的生命图景,更是对乡土中国生命美学的深刻诠释。从五行学说来看,鹅黄属土,浅碧属木,嫣红属火,深蓝属水,月白属金,五种色彩暗合五行相生之理,构建出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环系统。

鹅黄是土地的颜色,这部分的篇章包括《苜蓿芽儿》《一株桃树》《杏花》《知了》等,他在这里写亲情,写那些已经流逝却满怀遗憾的故事。鹅黄是麦浪的金色光芒,它承载着农耕文明的记忆,是乡土中国最本真的底色。浅碧则是生命的颜色,是春日里新抽的嫩芽,是田间地头蓬勃生长的希望,象征着生命的勃发与延续,是乡土社会生生不息的见证。在韩乾昌眼里,这就是爱情最初的模样,是回不去的时光。所以他写《赵文静》,写《死狗》《千纸鹤》,写谢冰莹,但也写热烈的苏兰,写深情的《柳月儿》。嫣红是热情的颜色,是晚霞映照下的村庄,是人脸上的喜悦,饱含着乡土中国最炽热的情感。深蓝是智慧的颜色,是夜空下静谧的村庄,蕴含着乡土社会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在这部分,山川间的曲谣成为人们消解苦难的最好方式,秦腔中的嘶吼将土地中的深情褶皱都唱了出来。既有“旱田里移苗苗会黄,你不该给我把豆儿种上”,又唱“山高高不过关山,川大大不过咱张川。”月白是月光洒落的田野,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

在《苜蓿芽儿》中,鹅黄孕育浅碧,浅碧催生嫣红,嫣红沉淀深蓝,深蓝映照月白,月白又回归鹅黄。这种循环不仅彰显了自然规律,更体现了乡土中国生命智慧的精髓。农人通过观察天象、顺应节气的生活方式,展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他们深谙春种秋收、夏长冬藏的自然法则,在顺应自然的过程中寻找生存智慧。这种智慧是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在乡土社会里,农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土地馈赠的感激之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韩乾昌采用非虚构的写作手法,以亲历者的身份,现场观察者的视角,深入探究故乡的深层结构,感

书评

将目光瞄向遥远的古代

□ 潘凯雄

作家王树增的新作《天著春秋》,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在此之前,他的《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等作品,均因扎实严谨的史料、深入广泛的采访、独特深刻的写作受到肯定。

王树增的作品,广涉现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而在这一次的《天著春秋》中,他将目光瞄向遥远的古代,通过鸣条之战、牧野之战、疆之战、繻葛之战、长勺之战、鄧之战、麻隧之战、鸡父之战、灭吴之战、晋阳之战,展现夏商之际至春秋末期的历史图景。

与以往写作需将材料“删繁就简”不同,王树增这一次的任务,是“由简至繁”。尽管书中所述十次战争,都是关乎一朝一国的存亡的关键战事,但它们在现存史书中的记载,又莫不非常简单,多不过几行,少则数字。为此,作者不得不以史书中的记载为基本依据,延伸至多种典籍,寻找相关材料将它们延伸、铺展开来,最终形成文学创作所需的细节。比如在第二章“牧野之战”之“青铜方阵”一节,对商纣战败的描述。关于商纣之亡,史书记载都十分简洁,短则如《墨子·三辩》“武王胜殷杀纣”,区区六字;稍长的《史记·股本纪第三》,也只有“纣走,人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十余字。在《天著春秋》中,这一场景则衍生成为“武王跳下战车,把那个

号称具有神授权柄的万王之王踩在了脚下”等文学细节。这大概是“文学”与“史”的区别,是文学的想象力与感染力所在。

《天著春秋》从以书写史实为主体,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探究。此前的《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等作品,固然会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国际背景,但主体则是历史事件自身的书写,结果及影响等。在《天著春秋》中,由于所述主体时间跨越千年,其中就必然蕴含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和文明兴盛的思考,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治国方略、文化心理和传统礼俗等亦穿插其间,共同决定历史的进程。这一特征决定,《天著春秋》既是一部关于历史的书写,也是一次古代中国文化底蕴的回溯——“卧薪尝胆”“一鸣惊人”“退避三舍”“一鼓作气”“秦晋之好”“唇亡齿寒”等成语背后,有着真实的历史事件、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先民古老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天著春秋》便有了文明梳理的特征。

《天著春秋》所探讨的战争与和平、文明与愚昧、人文与科技,这些长存于人类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母题,至今仍是我们需要思考和面对的课题,这或许是一部著作的另一重价值。

《《天著春秋》,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美文

北方看雪 南方听雨

□ 许 锋

有雪,才是北方。

回到老家,我开始等雪。我知道雪迟早会下,我不在北方的时候它已经下了,但隔着手机屏幕看雪不过瘾。

雪很鬼灵,“第一场雪”白天没下、夜里下了。雪落无声,又隔着双层玻璃窗,我没听到。清晨,当我拉开窗帘时不由一愣,又一喜:真来了,院子里一片白茫茫;往远些看,山岭一片白茫茫;再往远些看,山岭一片白茫茫。一夜飞絮,天地一色。

推开窗,一股凉气袭来,不像昨日那般干冷,却透着一股寒凉。

雪似乎停了,似乎还有,几颗微细的雪粒子在窗前飘舞。我伸出手抓不着,探出头又隐隐感觉得到。

下楼看雪,顺便提了垃圾袋。脚踩在雪上,先试了试,不算滑。到垃圾桶前,扬手——情况剧变,垃圾桶下的地砖本来就滑,落了雪更滑,我“手舞足蹈”三五秒,几度趔趄。总算老天眷顾,没有让

我重重摔倒。

雪很厚。我走到花坛附近,以脚“书写”,写的是女儿的名字。女儿姓名是两个字,我写得长,像两个人立着,我拍了照片发到小家的群里。

下午,一张照片“飘”来,是女儿与她妈妈的同框照:她在侧后方眯眯笑着,双手抱着一个脑袋般大的雪球。

女儿也爱雪。是啊,滚滚红尘,无人不爱雪。

我见过大雪,就是一下几天几夜,就是不管隔多少代都甩不掉的形容词“鹅毛般”,就是孩子“咯咯咯”的笑声震得树梢上的雪纷纷扬扬……

那是大兴安岭的雪。大雪过后,也不是“千山鸟飞绝”;鸟有,就是少,茫茫林海又雪海,它们能飞到哪里去?也不是“万径人踪灭”:户户人家都冒着炊烟,孩子也深一脚浅一脚地蹬着雪上学、放学。

坐在书房看雪,看雪让人心静。饮

茶、读书、听音乐……红泥小火炉,能饮一杯无?微醺,然后酣然睡去;睡前再瞄一眼窗外,那么素洁,无牵无挂。

此番回乡,居三十日,下过三场雪。在雪地里走过两公里:自阡陌院寓所至一家牛肉面馆,“嘎吱吱”一路踩过,进到面馆便大喊一声“二细”。地道的兰州牛肉面,在雪中大快朵颐,不亦乐乎!

有雨,才是南方。

北方下雪,南方降温。我没事就看天气预报:“广州天气怎么样”“佛山天气怎么样”“清远天气怎么样”……几个地方连成“一片”,温差不大。

南方也下雪、结冰。一朵花“冻”在冰里,晶莹剔透。北方人问:“那不是冻死了?”南方人答:“冰消融后,花还是红艳艳的。”

但南方下雨的时候多。淅淅沥沥,不大,也不停。我尝过那种滋味,冷极了,冷到骨子里。